

戰地日記

火線上寫的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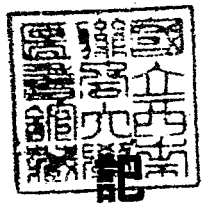
之初書店印行

1718
MG
I253
227

戰地

蕭向榮等著

日



中日戰爭史料徵集

之初書店印行



3 2173 0819 0

第一編

北戰場上的日記

- 一 出發去毀滅敵人
- 二 向白岩台開進
- 三 冒着雨前進
- 四 我們勝利了
- 五 民衆力量的偉大
- 六 敵情

第二編

東戰場上的日記

- 一 信號燈的犧牲者

- 三 拉鋸般拉了十多天
- 三 一部紀念冊
- 四 爲之愴然
- 五 也只徒耗彈藥

第三編

隨軍三月雜憶

- 一 想到那裏寫到那裏
- 二 輪着想起一切
- 三 一位折臂軍官
- 四 受彈炸的洗禮
- 五 一個飛機笑料

- 六 和老百姓談談
- 七 一連串的反問
- 八 使我不能忘掉
- 九 太倉縣的沉寂
- 十 蘇州真是樂鄉
- 十一 一個個向那裏跑
- 十二 第一困難問題
- 十三 空襲緊急警報
- 十四 臨別崑山之前
- 十五 飛機着火爆炸
- 十六 雨天的愉快事
- 十七 在十日那一天

第一篇 北戰場上的日記

出發去毀滅敵人

早晨六時，和暖的太陽，剛從山後露出了黃金色的光輝，射到富有南方風味的瓦蓋的屋頂，照着那房屋後面的樹梢，照着人們愉快的臉面。那是多麼可愛的美麗的早晨呵！微風一陣陣地吹拂着，襲着人們的身上，使人感覺着身上兩件薄薄的單衣，已是有一點寒意！呵！又到了秋涼的天氣啦！

在本地僅有的一所國民小學校內的空坪裏，裏面靠東邊的牆根側旁，長着一株孤獨的柏樹，青蒼綠翠，傲然地獨自生存。陽光從東面照來，覆成地面很大一塊的陰影。坪的中間，安置着一張方棹，連凳也沒有一條。在那周圍，已經集合着百餘個年輕而活潑的，個個都顯現着心情愉快的，

在談談笑笑的人羣。有的手携着手站立在教室的門口，有的并肩坐在階前，也有的走來走去和別的人在打招呼。大家都是具有同樣的一個熱望，熱望着師長今天的報告，因此互相談論着，在猜想。

一瞬間，林師長出現在已經安置好了的方棹的旁邊，他站着，立即把所有的的人們的視線，都集中在他一個人的臉上，身上。——「陰丹士林」的半新的軍裝，小皮帶，慈和的面孔，不高不矮中等的身材，一位年青的百戰健兒！

亂雜的，無秩序的，站着，坐着的人羣，很迅速地集合起來，挨着依次席地而坐，全場靜寂下來。

林師長回到前方，今天算是第一次和這衆人們見面，所以大家都很高興地，歡喜地，互相低聲耳語地論着談：

「你看，胖了一些了！」

「呵，老了一點，鬍子都濃黑一些了呢？」

「還不是那樣年輕，那般和靚，和從前一樣嗎？」

談着，眼睛望着他的面孔，心裏發生無限的敬愛。

沒有經過什麼形式，師長就開始說話了，他首先對着三四三旅連以上的幹部同志，講了一些別後重逢的慰勉的話之後，便開始做他昨天夜裏在陳旅長的辦公棹上準備好的報告——關於目前抗戰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及我們的戰術戰畧原則的報告。聲音清晰地穿入人們的耳鼓，全場都靜寂的傾聽着，眼也不轉動的注視着。有許多人，便從口袋裏取出水筆和日記本子，很注意的一面聽着，一面筆記。報告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興奮着每個人的心弦。誰也沒有咳嗽一聲，來擾亂旁人的聽覺。全部的報告，大約經過了二個鐘頭。最後他說：我們現在要在這一帶地區，求得一個戰鬥，給獸軍一個打擊，給友軍一個配合，給部隊一個興奮。接着他繼續說：這

幾天來，我（師長自稱）正在研究着，這個仗究竟要如何打法。才能取得完滿的勝利，使我們能捉到幾千俘虜，一直往後面送去，來鼓勵民衆抗戰的熱情與勝利的信心。說着，大家都興奮得笑起來了，每個人的心裏，都希望着將要到來的勝利的第一戰，能够很快的達到。

這時候，通訊員送了一份電報進來，師長接着在看，沈默着，再把昨天才得來的一份五萬分之一地圖，仔細的看着，然後便向我們宣佈：

「敵人大約有一個旅團，今日正向平型關友軍陣地進攻；我們要配合這個戰鬥。所以你們全旅，今天下午就出動，回到冉莊宿營。今天的會議在此結束，馬上回去吃午飯，飯後各就駐地出發。」

掌聲像雷鳴似的鼓起來，在這緊張的空氣中，人們都站起來，異常興奮地，笑嘻嘻地離開了會場走出了校門。

人在動，馬在跑，電流飛速的在電話線上流轉，無線電的發電機，也

被搖動着嗚嗚長鳴，許多人都在收拾自己的行李——摺背包，穿草鞋，行軍水壺裝進開水，送回老百姓的門板凳子，棹子等等，炊事員忙着辦理中午的稀飯，騾子在槽中吃草料。附近的老百姓，都驚奇的望着我們，不知道是什麼事。我們的人在解釋——我們要出發去消滅敵人，我們不拉一個民伕，不拉一隻牲口。

沿着一道東西向的山溝，向西而行。那裏誰也分不出那邊是路，那邊是河，河就是路，路也是河的，無數的大石小石，亂雜的鋪成崎嶇不平的石地。從山溝裏流出來的水，曲折迴環地，把必經的道路，一次又一次，以至數不清的次數遮蓋起來，使人們不能不涉水而過。一條灰色的雄偉的人流，逆流而上，陽光正直射着頭頂，縮成短短的黑影在移動着。潺潺的水聲，得得的啼聲，沙沙的步聲，孌孌的歌聲，互相應和着，更遠遠的從西北角上的高山背後，又不時地送來忽疏忽密的隆隆的炮聲。人們興奮着

，血液在沸騰，忘記了疲勞，忘記了石頭碰在足上的痛楚，也不覺得天已經昏黑，依然三步作成二步地前進着。

向白岩台開進

隆隆的炮聲，依然經過許多重疊的山嶺，時隱時現地送入人們的耳鼓裏來，有時又來着送來了轟轟，轟，轟的聲音，山谷被震動着，地面也被震盪着。這是飛機上拋下來的炸彈的爆炸。

這裏的百姓，大都跑走了，只剩下很少很少的幾個人。女人們，小孩子們，一個也沒有看見。也不知道他們還是害怕敵人的飛機的光顧，或恐怕那野獸一般的敵人打到這個地方來摧殘蹂躪，還是懼怕我們的軍隊的無秩序的擾亂。我們前幾天曾經到過這個地方，那時他們大概是因為不了解我們的紀律而跑走了，後來經過我們到附近的山上，進行了許多的宣傳，

并以模範的行動來實際的解釋，才把他們號召回來。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笑嘻嘻的回了家。有些年紀比較老的，下顎已經長着白色的鬚子的人，伸起着大拇指，向我們點頭稱道：

「活了這幾十年，從來也沒有看過你們這樣好的軍隊！」

「是的，咱們都一家人呢！」

因此，一籃籃肥美的紫葡萄，金黃色的梨子，鮮紅而極其美麗可愛的沙菓，都從不遠的菓樹園裏摘回來，一挑挑的擺滿了這狹小村街。一羣羣的人，也都圍攏起來，吵雜的在購買着。不一會的工夫，便全都賣光了，剩下了空筐，換來的一疊的鈔票，銅元。大家都異常高興。到第二天早晨，我們離開這個地方時，他們還是一羣羣的站在道旁，毫無驚懼的目送着我們前進。

然而，這一回重返此地時，他們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跑得個精

光了，只空剩着那破舊的靜寂的古屋，依然如故，這真使我們深深的感覺到，戰區的工作是何等的薄弱呵！如果我們不用極大的努力，來建立戰區的工作，加強戰區羣衆的領導，以轉這一種驚人的現象，那將使我們的抗戰不可免的要感受到極大的困難——糧食無法採辦，嚮導無法僱請，運輸担架更無法解決，更那裏談得上組織廣泛游擊戰爭，積極的去擾亂敵人，破壞敵人，疲勞敵人，以配合軍隊的作戰呢？真的，非立即轉變不可！

早飯後，聽說陳旅長，楊團長已親自到平型關至東河南鎮一帶，馬路以南的山地去偵察敵情，地形了。部隊除派出警戒，偵察的以外，其餘則隱蔽待機，並決定以營爲單位，傳達昨日林師長在幹部會議上的報告，進行戰鬥動員。團長，副團長，政治處主任，分別到各營去做報告，特別着重說明這次戰鬥的意義——保衛平型關，關係於山西及華北抗戰的前途，關於整個的政治影響，並說明我們勝利的把握——這一帶地區是山地，能

求得山地戰；敵人在運動中，能求得運動戰；平型關陣地有友軍的配合，能求得配合戰；這些客觀上的條件，都是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再加上我們活潑靈巧的戰術，極富經驗的領導，全體戰士的英勇果敢，我們是有必勝的把握的。最後便說到在這次戰鬥中，每個指戰員應有的動作——堅決服從命令，完成自己的戰鬥任務，靈活機動，發揚我們戰術上的特長；猛打猛沖，猛追，重傷不哭，輕傷不下火線，做其他同志的模範等等。支部也召集了黨員大會，討論本支部要怎樣來保證戰鬥任務的完成，討論火線上黨員要怎樣來做模範，以影響非黨員的戰士。

有許多同志，又跑到附近的山上，山溝茅屋裏。去找羣衆了。一批批的男男女女，被引導着回到莊裏，回到各自的屋子裏，又是那笑笑嬉嬉地在收拾自己的傢具。

一切的人都忙着，動着，工作着，思想着，擦拭着自己的槍，用破布

撕碎打草鞋，整理包袱等等。只有那沒有什麼思慮的駝，載行李輻重的騾馬，安然地在屋後草地上吃着青草。

黃昏後，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部專員，送了一封信來，信封裏面裝着一份「二十五日平型關出擊計劃」的圖，圖上劃着紅藍二色鉛筆所劃的粗線標記，並註明二十五日拂曉後開始實行。還看見在明天五路出擊的計劃中，希望我軍担任東河南鎮及蔡家峪的兩路。

師長和副師長，在洋蠟光下研究着，桌上鋪着五萬分一的軍用地圖，圖上的每一根線差不多都被看過了。最後定下決心，立即在電話中下達了命令：「於本晚二十四時出發，向白巖台開進」。（於再莊）

冒着雨前進

滂沱驟雨，完全出人意料地猛烈從空而降，黑雲佈滿着天空。就是連

一顆小星，也不容人們的窺視。周圍全是漆黑的，山岳，河流，道路，房屋，一切都完全沉沒在黑暗之中，連自己前面的一個人都不能看見。

在昏暗中，很清楚地可以分辨出那嘩嘩的雨聲，河裏流水的響聲，腳踏着在沙地上又被提起來的步聲，及人們身上掛着的口杯，不時敲在槍腔上的響聲，此外，再也沒有別的音響。

又是沿着一道山溝的小河旁邊前進，有時走着沙地，有時又要橫過河中，總是這樣走來走去，比白天所走的路還更困難、

戰士們，全都沒有雨具——斗笠、傘、雨衣一件也沒有，冒雨而行。雨點打到衣服上，打到帽子上，打倒臉上，帽子和臉上的積水，又從頭上流進了胸前；流進了背上，一直從腳底下流出來。全身都濕透了，像掉在河裏爬起來似的——包袱毯子都全濕透，槍也是濕的，子彈帶也是濕的，身上驟然增加了數倍的重量。冷風又無情的一陣一陣的吹來，沒膝的河水

還不斷的過來過去，身上禁不住在打寒噤。可是，沒有聽見誰的說話，沒有誰願意掉在後面，依然挺着腰，鼓着氣，一個跟着一個前進着。

隊伍走得很慢，有時前面的人走不動，後面的站下來，站着，等着，走了幾步，又停下來。一直走到天色微明，東方呈現出白色的時候，雨才漸漸歇下來，隊伍已進至東昌城與白岩台之線——離馬路邊的敵人，只有五里至十里之間——到了進攻的出發地。

隊伍都停止下來了，除了警戒的以外其餘都進入房子內。戰士們首先解下背包，再擦拭着槍和刺刀上面的水，然後把槍安在一邊，又揉搓衣服上的積水，再整一整足上穿的草鞋，倒去裏面藏的細沙，把帶子重新綁好。有的生起一堆堆的柴火，站在火旁伸出兩手在烤，濃煙裏的眼睛簡直都睜不開來。到處都急速的準備着一切，準備着等待進攻出發的命令。

在另一個地方，在一間比較寬敞的屋子內，師長，副師長，旅長，參

謀長，團長，大約六七個人，靠在上面鋪着地圖的一張桌子旁邊，很仔細的研究着那五萬份一的軍用地圖。在地圖上，師長指點着那曾經用紅色的粗綫劃着的地方，在指示各兵團進攻的具體任務與路線。

各部隊依着自己的任務，找好了嚮導，選擇好了自己的路，隊伍又迅速的集合起來，各自向目的地前進。電話員馬上安置起總機，架設到指揮陣地及通到各團的電話線。

我們勝利了

約莫八時半光景，槍聲首先在小寨至老爺廟之線打響了，接着便是機關槍連放的聲音，又是砰，砰，砰，手榴彈的聲音，砲彈的聲音，愈打愈烈，愈打愈緊張。一直到平型關一帶，不斷的槍聲響着，機關槍連放着，敵方的砲彈並且不時地超越前面起伏的山邱，落在指揮陣地的嶺後，頓時

冒起一球灰色的濃烟和塵土慢慢的往上空飛散。軍號的聲音，很尖銳的吹奏着，鼓舞着人們勇氣百倍前進的。

時間異常湊巧地，絲毫也不差的，從小寨至老爺廟約五里之間的馬路上，正開來了敵軍的載重汽車八十餘輛，馬車百餘輛，聯接成一線。汽車上有約千名的敵軍，後面跟着少數的騎兵，押送着車輛，正由東向西，往東跑池輸送。我軍已經將馬路以南一帶的山地佔領了，居高臨下的向敵射擊，猛攻。敵軍則展開在馬路以北一帶的山地，據險抵抗，槍聲異常激烈，子彈像雨點一般在馬路的上空來往。

剛到老爺廟附近的汽車，都轉過車頭，企圖往後面逃走——好像他還不知道後路也已經被切斷了似的。可是，戰士們都興奮着，誰也不肯放鬆，誰都不覺得疲勞，也沒有誰會去想到身上的衣服還沒有乾透了的事，大家都只有一個意識——不要讓敵人跑掉。血流急促地，緊張的沸騰着。脚

步異常輕快的，敏捷地，在他們自己的連長排長的領導下，堅決的投入冲锋。第一個排冲上去了，手榴彈像雨點般的往汽車上，汽車的週圍拋出，立即冒起了一陣濃烟之後，汽車上汽車旁的鬼子兵倒地了，汽車夫也中彈了，鮮血在地上流着。幾十輛汽車都擁擠在一條路上，再也看不見轉動了。戰士們更加興奮了，從人羣中呼出了這樣的聲音：

『勇猛的冲呀！要捉活的，別讓他跑了！』

負着傷躺在地上的同志，也高呼起來『前進呀！冲呀！爭到最後的勝利！』

喊聲，殺聲，配合着前進的號聲，格外的鼓舞着人們的勇氣，隊伍又繼續的前進了，後續的部隊也不斷的前進着，從幾個方向走來，一直橫過了馬路，往對面的高山上，去搶敵人那邊的陣地。

槍聲，砲聲，手榴彈的爆炸聲，依然濃密的響着，人在奔跑！

一陣猛烈的聲音，振撼着山谷，人們把頭一望，知道敵機來了——可惡的敵機二架，這時正從北面的天空飛來，在馬路的週圍週旋地繞着圈子，高傲地把身子側着——清楚的可以看見那翅膀下面，塗着三個大紅圈——在偵察，投彈，打機開槍。

『不怕敵人的飛機，注意地下的敵人，飛機是不能解決戰鬥的，勇敢的往前冲呀！』

『越冲到敵人的跟前，飛機越沒有作用。冲呀！』

負着傷了，鮮血染透了軍衣，看護員迅速的跑來，摺好綁帶。雖然是傷了但只要是腳還能夠走動，誰也不願下火線，繼續跟着隊伍前進。有的又第二次而且第三次的負傷了，光榮的犧牲了！有的班長受傷了，排長受傷了，連長受傷了，可是，很快的便有人自動的出來代理：

『同志們，班長負傷了，我代理班長，跟我來！』

無論怎樣，也不會有絲毫的影響，依然繼續奮勇的進行戰鬥。大約是十一點鐘光景，槍聲忽然停止了，只有很遠很遠的疏落的冷槍。此時這一線的戰鬥已經解決了。我們的一個營，已經衝上了馬路北面的最高山，把敵人完全消滅，將馬路南北一帶的山嶺完全控制在我手中，汽車路處在我掌握中了，增援之敵全消滅了，汽車馬車再也沒有路可以逃了！我們已經勝利了！

馬路上，山溝裏，半山上，所有望得見的地方，再也沒有活着的敵人。有的是一堆一堆的，甚至數十個堆在一起橫臥直倒着，那是一動也不會動的，血跡模糊的死屍——許多滿面生着短短的鬍子，擺着猙獰而不大看得清楚的面孔，躺在已經凝成了塊的赭黑色的血堆旁邊，這樣一堆一堆的，特別在汽車路旁邊一條五六里長的山溝裏，差不多被擺滿了！大路的數了一下，至少也有五百以上。馬路上，山坡上及其他角落裏還不算在內。

在這條山溝裏，我們的手榴彈就用去了上千的數目。這一部份「大日本皇軍」也幾次想奪取幾個高山做他們掙扎的據點，但是結果統給我們幾次迅速敏捷果敢的沖鋒首先佔領了。累得他們幾次爬到半山上又滾下來，最後大批的又滾到這條長而深的溝裏，想利用這條山溝，拼命的來挽回他們馬上就要到來的慘敗的厄運！

山西造的手榴彈在頂括括，碰！碰！碰！碰！碰！碰！：簡直沒有一個瞎火。炸得又細又寬。

英勇的同志們：一個個像生龍活虎一樣，手榴彈打得準確的。有的一個人就打死了幾十個。雪亮的大刀，這一下也顯了牠那十足的威風。

「大日本皇軍」沒有手榴彈，大概是看牠不中用，起碼是抵不上他們槍彈的功效。不管，這一次他們總算是嘗够了手榴彈的滋味吧？他們都沒有槍和子彈，也沒有了刺刀，鋼帽子也沒有了，身上掛的表，水筆，日記

部肩章……一切都被那些勝利的英雄們解除了，「皇軍」都穿着很漂亮的黃色皮鞋，我們的戰士，有的因為沖鋒跑得太快，把自己的鞋子跑爛了，也就不客氣的脫下來穿上：

「啊，這樣重，怪不得跑起來，爬上山來一個個就像笨牛一樣！」

「哈哈！呀！擠得腳好痛！」

「不管，穿上去看。」

排長在那裏叫喚了：「你們趕快都來搬勝利品！」

接着就是四五個一溜煙的跑到大路那邊汽車的旁邊去了。幾個新穿了黃色皮鞋的，也跟在後面一扭一扭的跑了過去。

「大日本」造的最新式「三八」式步槍，都是油光光的已經收集攆來的，三百支還不止哩！還有手槍，輕機關，在我們每個班排裏，都有很多人背着，扛着。有的急急忙忙還要拿上一支小手槍同自己的手槍比一比這個比

一比那個。的確那槍漂亮的電光，實在是有些愛壞人的。

刺刀，手榴彈，子彈，鐵錘，洋鍋……一堆一堆的，一下子誰也沒有辦法數得清楚的。

「耀武揚威」的大大小小的太陽旗，都像拉拔一樣亂扔在地下，有的染上了許多又骯髒的泥土和馬糞，有的被踏破了幾個溝洞，這正是象徵着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最後的崩潰吧！

一封封的秘密文件——計劃，命令，情報……在這裏也可以指出日本法西斯強盜，不僅是我們民族的死敵，同時又是破壞世界和平的兇手，全人類的盞賊！

汽車，馬車，靜靜地縱橫的擺着，無秩序的擁擠着，甚至倒置在馬路的側旁，無數的東西，滿載在車箱上，戰士們爬上汽車，拾下一門九二呎的小野砲，砲彈一箱一箱的，總够二三百箱，抬到馬路側後旁，疊成像一

座小邱，摩托車也抬下來，——一共是三輛。嶄新的，連橡皮的輪齒上面，都還沒有黏上坭土。無數的長方形的木箱也從車上取下來，將汽車上的鐵鏟，鉗子，打碎箱子的木板，再挖開內層的洋鉄，餅乾，罐頭，——牛肉，魚，蝦子，香煙，……許多不知道名字的，沒有見過的东西，傾在路

上。戰士們高興吃着餅乾，打開罐就用手抓着。

「開洋暈，感謝日本強盜，他好像是知道我們吃小米似的送來了這麼多洋飯洋菜呢！」

「好傢伙，見我們就當打輻重隊。」

「又是……哈哈！」

有的戰士，檢起防毒皮包，防毒面具，將裏面的藥品，器具，全拋到地上，掛起那嵌有紅十字皮包，及蛋黃色的帆布袋，準備來裝日用零星的物件。許多小皮箱，也打開來，衣服，鏡子，香水掛，梳頭梳子，信箋，

，小小的旗幟，上面寫着「矢蜆部隊國防婦女會」「近衛師團輜重隊」等等，散滿在地上。氣枕也被撕去了外面的布套，然後放進口袋裏，大概是預備用來盛水。日本鈔票被撕碎，像落葉般在隨着風來飛舞着，吹到很遠很遠的地方。汽車上的玻璃被子彈炸彈打碎了，汽水瓶也打翻在地上，臭氣刺着人的呼吸。

附近的老百姓，早已聽着勝利的消息，一羣一羣的，跟在戰士後面，肩着已經摺好的，用二根小木頭做成的担架床，笑嘻嘻的在拾起地下滿散着的食物啦，衣服啦，紙片破布啦，成袋的大米啦口裏吃着，手提着，肩上也還背着，往各處去找尋受傷的同志。

還有那頸上或腿上受着傷的，很高大，然而瘦得骨頭都一根一根露出來的洋馬，被拉來駝負了傷的戰士，和搬來的一大堆黃色的呢大衣，呢軍表，毛毯子，水壺，飯盒子，防毒面具，牛皮的背包，皮箱，包袱——往

後面送，沿途的零零星星的掉落在路旁。

民衆的力量偉大

隊伍沒有停留的，已經走得很遠，沿着西北向去的馬路，沿着馬路北面的高山，繼續向東跑池前進——那裏是友軍出擊的一個目標。大約有二千左右的鬼子兵，佔領着村莊，佔領村莊東北的高山，向我平型關一帶的陣地進攻。早晨，戰鬥還沒有開始之前，我們就已經有一個隊伍，從關溝方面打出去，此刻已經是下午天了。可是不知道爲什麼，沒有看見友軍的動作，未能得到適時的配合，所以那裏還沒有解決戰鬥。

直到黃昏時候，當主力全部轉到這個地方來時，終於奪取敵人所佔領的高山，把村莊裏的敵人，全完放在包圍之中，獲得了最後決定勝負之權。而惜乎終於未能得到適當的配合，即時解決戰鬥！

太陽早已西墜，天色已經黯淡下來，稀疏的星光在閃耀，微風送來了隱隱的鎗聲和砲聲，灰黑的人影，不斷在山頭上移動。

今天被我們打坍的消滅的，原來垣就板是第五師團的一部：是「大日本皇軍」主力；是最精銳的部隊，在國內是久著威名的。他們是進攻平綏線的主角。這一次因為雁門的險要與堅固工事的難攻，企圖突破薄弱的平型關再來達到他們侵佔雁門關的目的！

當作戰的時候，不也是有許多飛機，大砲，和他們一致動作嗎？而不管他是「大日本皇軍」什麼天字第一號的「主力」「精銳」結果終於被我們打敗了消滅了，給了他一個意想不到最嚴重的打擊！

這在「唯武器論者」者，「恐日病」患者和「民族失敗主義」者，當然也要認為是意想不到的怪事，因為他們的腦子裏時時刻刻所想到的只是：「我們的武器不如日本的，中國是打不過日本的。」但平是型關戰鬥的大勝利

，畢竟是鉄一般的事實，將他們那些一大串蠢笨的幻想毀滅了！

鉄的事實更告訴了全國的友軍，全國的同胞們：只要我們能够活靈的運用我們的戰畧戰術，把運動戰同陣地戰巧妙的配合起來，政府立即給人民的民主權利，改善人民生活，把廣大的民衆首先是戰區的民衆組織起來，武裝起來，發展游擊戰爭配合主力軍隊作戰，改善全國軍隊的政治工作，使軍隊同民衆打成一片，使敵人處處感覺到「風聲鶴淚，草木皆兵」，使我軍行動自如的去找尋敵人的弱點，不斷地打擊敵人，消滅敵人，只要我們能够這樣，那末日本帝國主義是毫不足懼的，我們有絕對的把握全部粉碎日寇的獸性的瘋狂的進攻！

自然，在這一次勝利中，我們仍然有很多弱點，只在運動戰同陣地戰巧妙的配合上就還表現非常不够，不然這一次的勝利是可以有把握超過幾倍的。

這一次大的勝利，更明白的告訴那班喪盡天良不如禽獸的漢奸：只要我們全民族動員起來，糾正抗戰中的弱點，最高度最廣泛地發揚各方面的特長，萬惡的日寇一定要從我們大中華民族的領土上滾出去，你們這些走狗的狗命，讓你們自己去請鬼谷子算卜。據我們看起來是很短促的時間了。這一次勝利的戰鬥中，我們也發覺了敵人一個特點。這就是這些被消滅的敵人拚死不繳鎗。不過，這決不能解釋就是日敵的堅決，我想這正表示着日本帝國主義的末路！

爲什麼？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的首先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狹隘的侵略的國家主義教育的影響，造成民族間深遠的隔閡：雖然日本帝國主義常常還拿些同文同種的好聽的話來欺騙中國人。其次是在日本法西斯軍閥欺騙壓迫之下，隨着侵略區域的擴大，而日益擴大了整個日軍對中國人民姦淫搶掠與殺戮種種罪惡行爲，甚而對於中國某些地區上遺下的傷兵也

處以慘無人道的極刑，因此懼怕中國人報復。

這一特點，更不能解釋是日本軍隊特別是廣大的日本士兵中缺少反對侵略戰爭，缺少同情中國抗戰的進步的日本民族中優秀的份子。這只要看到過去在日寇不斷侵略中國中，日本國內，以及軍隊中各種各樣的反戰運動；日本軍閥財閥無止境的對於日本人的剝削，農村的破產；工人的失業；日本進步的政黨與人民陣線的發展；那就很容易的明白了！

在另一方面，也值得我們很好的檢查一下，不管過去也好，將來也好，假如我們，對於日敵的俘虜加以殺害，那在客觀上就等於幫助了日本軍閥鞏固軍隊與堅強其部隊內每個人必死的決心！

我們深刻的相信，日本廣大的勞苦人民是我們最好的兄弟；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們共同的最大的敵人，不過在今天他們還被日本帝國主義欺騙着

，壓迫着來同我們作戰。

我們要耐心的宣傳他們，使他們了解不應這樣幹，應當掉轉槍頭，對準他們背後的法西斯強盜。這種極艱苦的工作，對於我們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是有極端重要的意義！

在這一次勝利的戰爭中，又一次深刻地教育了我們認識群眾力量的無限偉大！

當我們走向火線的時候，當地的群眾真是興奮極了，有的兩個眼眶裏還湧出許多熱淚來。

在過去幾天不知爲什麼使他們都跑光了，在逃跑中所遭受疲憊，飢寒的神色在許多人的面孔上還流露着。但是現在他們好像都把那一切忘記了！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個個都成了我們最有力的幫手，帶路，辦糧食，偵察敵情，燒茶煮飯：勝利了，幫助抬担架，收集勝利品，搬運勝利

品……群衆的力量真是無窮的源泉呵！雖然還因爲他們一下不容易從逃跑了很遠的地方完全回來，使我們在有些工作上——特別在搬運負傷的戰士中，仍然感覺人力的不夠。

軍隊同民衆親密的結合起來，真是十二萬分的迫切需要！怎樣使軍隊同民衆親密的合作起來呢？這又不能再想到改造全國軍隊中政治工作的重

要了

軍隊的政治工作，應當是：對內要不斷的提高將士的民族覺悟，提高將士的勝利信心和犧牲的決心，提高部隊的戰鬥情緒與戰鬥力，鞏固部隊，對民衆要保證軍隊模範的群衆紀律的切實的實行，鞏固軍民親密的團結，教育民衆，組織民衆，發揚民衆的偉大力量。

如果政治工作人員不能以積極努力的精神，光明磊落的態度把這些重大的政治工作任務擔負起來，相反的對部隊只做些朦混士兵的認識，和一些

偵察甚至挑撥離間的勾當，對民衆坐視或直接促成軍民的隔離，以至敵對起來。侵犯群衆的利盡，所謂「軍隊一過廬舍爲空」，那當然更是不可挽回的罪過了，這樣同樣是替日寇創造滅亡中國的最好的機會！

一幅戰區內軍民不能親密結合的沉痛的圖畫又映在我們的腦子裏了！
咳！這是多麼值得我們全國武裝同志特別警覺的一件事呵！

敵情

今晨得到下面的情況：

(一)東河南方面，發現敵之載重汽車三十餘輛，滿載日軍，其後另有敵騎六百餘，均向蔡家峪前進中。

(二)東跑池方面被圍之敵，向西北方向突圍。

(三)平型關守備友軍，仍在原陣地，今日行動不明，電台終未能取得聯絡。

(四)我軍仍在馬路南北高山，昨日敵戰一天，尙未吃飯。

師長依據上述情況，估計東河南方面增援之敵，其企圖是在援助東跑池之敵解圍，東跑池突圍之敵，向着友軍的方向；我軍分散於馬路南北，不便於繼續進行戰鬥。因此下達今日部署概要如次：

(一)以一部在小寨，蔡家峪之間，鞏固陣地，箝制由東河南方向增援之敵軍，使其不得向東跑池前進。

(二)把主力集結於關溝，白岩台之機動地帶，以便隨時配合友軍，消滅敵人。

(三)將上項情況及決心部署，專員通知平型關友軍。

收容所裏的負傷戰士，被轉運著，許多騾馬担架在來往奔走。我走到每一所院子裏，都看見許多軍衣上還是血跡斑斑的戰士——有的臥倒在炕上，有的坐在地，有的則已經上了担架床，正等待着後運。我只是偶然

聽到一點呻吟的聲音但是很少的，也不很厲害。看護員忙着，手裏拿着棉花，紗布，綁帶，磁盤，藥瓶，鉗子之類的東西，去替每個人換藥，有的人則去送開水或小米湯進去給負傷者喝。我走去向他們話，他們最喜歡聽到勝利的情形，個個都關懷着前面的戰鬥，很仔細的問着。

運輸的工作，是比較困難一點！因為群眾一下不能從逃跑了很遠的地方完全回來，抬担架的人較少，轉運一次，來回就須得一天。如果這樣下去，那非有四五天便不能運完。可是，怎麼行呢？——因為要繼續戰鬥，為要使傷員能得到安心的休養，因此一部份前線上的隊伍——他們在待機，也不得不動員到收容所來，幫助轉運一程，戰鬥員又立刻成爲担架員，把槍枝交給旁的同志，三人一付四人一付的抬着往後面運不久之後，院子裏空着了。很沉寂的，只乘下一二人在打掃地下。

晚間，聽說東河南方面增援之敵被擊潰了，汽車都被打得回頭了，騎

兵也回頭了，可是蔡家的莊子裏面，還有四五百敵人仍在與我對峙中。東跑池方面，今日仍然是砲戰了整整一天，未有新的進展。

第二編東戰場上的日記

曹聚仁

信號燈的犧牲者

十多天前，持志有一學生張君來看我，我恰巧不在家，他留了一張名片；那張名片在我的書桌邊流浪了幾天。前天，忽見報載，張君往劉行鎮傷兵的途中，打斷了手了，而暨南另一學生湯家壽君，也打斷了脚。他們是勇敢的。今天，禮吾兄曾去看過他們，由於另外一個同遭難的人的口述，關於遭難的經過，知道得頗為詳盡。當救護車駛近劉行的時候，在一個小林莊的邊上，忽然看見一顆紅色的信號燈浮在空中，一忽兒，炮彈就飛到這邊來了，打中了他們的救護車。彈是空中炸的子母彈，蓬然一聲，他們都有點緊張了，也有點驚惶了，汽車夫回頭一看，一個小工在那兒叫喊，那小工是倒下去了。他自己低頭一看，血那麼直流，知道自己的脚也中

了彈了。他想把車子停下來，大家說停不得，趕快開了再說。這時，湯君回頭一看，問張君：「你的手怎麼拉？」張君訝然自驚，才知道手是斷了，湯君低頭自看，不覺大叫，原來他的左脚也斷了；他倒下去了。那汽車又爲路邊的炸彈洞所阻，開不過去，停在路邊，汽車夫忽自覺腰邊有點兒痛，低頭一看，腰邊打開了一個大洞，血儘是直流着。再一看，他的右手也已斷了；也不知什麼神力使他竟開了這麼一段路，他暈了，他倒下去了。大家把他抬到救護車上去，由另外一個人開車回上海，他在途中死去了。湯君進醫院以後，因爲救治得太慢，整個脚都發腫了，被截去了。張君的右手也一樣地截掉了。他們四個人，都成爲那個漢奸所放的信號燈的犧牲者。然而那個漢奸，也許不過獲得三角五角的小酬呢！

今天是九一八的六週紀念日，在砲聲槍聲中過九一八，這意味更是深刻！六年來的教訓，惟有抗戰才得真正的出路！一月來的鐵和血所造成的

光榮史，使我們對於民族復興有了信心。五年前，因為我們沒有空軍，接着九一八，來了一二八的淞滬協定；今天紀念九一八，我們的空軍在關北和敵機作戰，鼓舞了民衆的熱情。晚間，空軍又在黃浦江邊顯了威力，使敵艦張惶失措。陸軍的持久，和空軍的勇敢，一定可以把灰色的「九一八」三字註銷了！

主任和我們談到戰畧上的「退却」問題。他說：一時兵敗致於退却，個人對於這一回的退却，也覺得可惜，可惜信謠的人們，不懂得軍事上的神妙之用。

拉鋸般拉了十多天

偶閱曾國藩日記，其中有一天，忽提起史事的可信不可信問題，因為他自己身在戎行，手造歷史，眼邊過的事，也有許多不可信的，則史籍所載，可不足憑。但曾國藩畢竟是一個文人，尙不知史家治史自有爲造史的

人所不能了解的特點。史家治史，觀其流變之蹟，不着重一環，而重環與環之間的連鎖關係，連鎖關係，非有史眼不能見了。我現在所往來的，很多是造史的人；他們看了報紙，有時相顧而笑；可是報紙並不減低其真實性，積一個月月的報紙，則戰局之輪廓自在，並不因為每天誇張了一點就走了樣兒。歷史亦當作如是觀，惜不能起曾國藩於地下，與之一談耳。

X師的某一部份，很多天前，曾經在一所尼庵住過一些時；烽火連天，那老尼還稽留着不走。後來砲彈和炸彈都來了，她才收拾了細軟往上海逃避去。她臨走的時候，千托萬托托師部中人替她照管照管。一二個人在變亂時，就顯出他自己的靈魂，老尼雖說是出家人，你看她多麼固執。

昨晚在一處涼台上聽砲聲，初時月在雲中，遠處火光正紅；後來月從雲出，遍地銀流，斷續的砲聲槍聲，點綴這靜寂的世界。一面觀戰，一面談起戰局，皆以爲目前戰事，已經走入紀着性的陣地戰階段，右翼陣地，

雙方相持在三星期以上，左翼陣地，也拉鋸般拉了十多天；以後方的靜寂，更加想到前線士兵無日無夜相持的勞苦。這情形看來一定久延下去，則後方種種問題更不能不使人擔慮。近來救濟難民的力氣費得太多，組織民衆的工作反而疲緩下來，這對於前方作戰實在是很多牽掣的。我們以爲戰局愈持久，則上海市民更有速速離開都市的必要。前方作戰兵士已有二十萬以上之衆，以目前的運輸，市面營業，工商界生產情形而論，上海全市只能留下三十萬人至五十人萬，方不使前方戰士受消極的影響，這是一個切實而又非常重要的問題，做後方工作的人，應該努力幹一幹。

一部紀念冊

昨天看見一本日本軍部紀念一二八的冊子，題名「從軍」。封面係藍色軟絨，極爲精緻，圖案係藍色方磚形擬石刻，刻二兵士衝鋒狀。內封面及底封更有二幅圖案，前幅作暴風雨狀，雷光閃閃，波濤洶湧，象徵戰禍的

到臨，後圖則月光溶溶，海水不波，天空白雲中，白色小鴿翔飛上下，象徵和平之再見。所刊戰事照片，約一千餘幅，除派遣軍團的人物照片外，多係戰場實地生活；他們的戰地記者，真冒了大險，到戰場上去做了工作。看了這樣厚厚一本冊子，只有誇揚武力的光榮，沒有一絲悔禍的意思，無怪他們的民衆，爲這類贖武觀念所麻醉，覺得軍人的對外侵畧並不錯誤了。最後其中有一幅爲戰場風景，刊有我國的抗日標語；有一幅係將某學校中的牆頭標語排在一起，有一幅係將小場廟外牆所書「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大字側面攝出，頗爲自趣。抗日觀念，係日本軍人用侵畧的魔手所造成，而全中國民衆則用血淚之眼來看來讀，早已刻在心版上，他們以標語爲中國反日之證據，的確是很幽默的。

一二八戰局告終，敵軍從閘北退出時，戰場慘案，歷歷可睹。我遊歷歸來，曾向某當局建議，自寶山路北站至八字橋一帶，仿羅馬廢墟辦法，

原封不動，把戰蹟保留下來，再由作戰將士將當時作戰的情形，實地重演，點綴一下，不獨可以發國人之深省，也可以使贖武國軍人知所悔改。某當局亦以爲然，苦於閩行匆促，也許還有事實上的困難，終於未見實行。後來除了東方圖書館的殘骸，什麼都消滅不見了，可慨！

租界中傳說很多，有的人繪音繪聽，若有其事，可見小市民之愛信謠言。右翼防務，一天堅固一天，敵人自己已經很明白，偏偏局外人一夕三驚，皇皇難安，也是怪事，在紛紛議論時，我依然回到這兒來，「天下太平無事，將軍帳中高臥」，爲之一笑。

爲之愴然

今天偶而看到一本不知誰人的日記，大約也記了十來天，上半是寫他在日本時的近於浪漫的生活，下半寫他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不過他也窮苦得很，青年的思想，在戰前曾經有一度非常苦悶，因爲和戰紛紛未定，又

看了平津的變幻，覺得面前黑漆一團，全無出路，以苦悶而走上消沉頹廢的路上去，實在很多；這個年青的日本留學生，即是其中之一。八—三抗戰展開，所有年輕的知識分子都興奮起來，人人都想在抗戰的大輪子中做點工作，我們可以看見種種方面的活動。可是到了最近，青年們又有點苦悶，因為戰士在前線作戰，後方可做的工作太少，又加上了失業的威脅，不知不覺又有點消沉了。這是政治上的極重大問題，如何使每個青年盡其救國的能力，得有一個極適當精詳的計劃來安排，極健全的組織來推動的。

我軍愛國女學方面的防線已經放棄了，退守相距三四十丈路水電路中持志大學的防線。我軍爭奪愛國女學線，先先後後有十多次之多；這一次照預定計劃放棄掉，我想不久就能在預想中，奪回來了。許多字眼，好像是我們紙上寫文章的人的字眼，用作文飾某一種失敗，但我相信預定計劃

四字決非文飾失敗，因為這一次我軍的撤退和敵軍的來佔，中間至少隔了一個整天，就是說他們畢竟也不知我們爲什麼後退。

今天俞市長的談話，說市中心區的損失在二十萬以上，一切美麗的建築都給敵人燬壞掉，我們於此得到一個教訓，要對敵人抗戰，一切都要合着國防的意義。假若市政府大禮堂是一座可以裝大砲的堡壘，運動場又是一座大堡壘甚而復旦大學，國立學商院，持志學院，粵東中學，愛國女學，公立醫院以及賢山路上的大小建築都造成堅固的堡壘，而以北站大樓爲把門的大堡壘，則此次作戰，不知要佔多少便宜呢。從前計不及此，現在是一切美麗的建築都完成了，可惜！

戰禍如洪水，不知寫出了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呢？友人王隱秋兄，他的一家人，恰巧碰上了北新涇被炸之役，他們所坐的船，恰巧在被炸的一船之後，船中人一時驚惶，大家都逃到水中去了他的弟弟和他的女兒，在

亂慌之中很巧地碰在一起，當作難民送到杭州去了，而他的夫人和弟婦兒子，又跟着別人亂逃，逃到南翔，由南翔轉蘇州，再到杭州去。他們在杭州聚會，該抱頭痛哭一場吧，這類故事，看來平常得很，其中有血有淚，實在唸不下去。我讀了隱秋兄一張簡單的明信片，不覺爲之愴然。

只徒耗彈藥

昨天整晚的砲擊，今天又是整天的轟炸，這似乎是敵人唯一的威力了，然而又有什麼效力呢，據各線的報告，敵人連日雖然猛烈地砲擊，猛烈地轟炸，但是迄無大隊的敵人來犯，在戰場上欲求進展，總需要的步兵衝擊，敵人的步兵既如此胆怯無用，那麼，整天的轟炸，和整晚的砲擊，也只徒耗彈藥，又有何用，我們前線的將士都已等待了好幾天了，等待着痛快地廝殺一場。

從今晨拂曉直到傍晚，軋軋的機聲，間着沉重的爆炸聲和輕快的機輪

聲，整天攪擾着沒有片刻的寧靜，雖然警報繁忙地響，房屋劇烈地震動，但是大家都安靜地照常工作，地下室裏冷清清的找不到一個人。

午刻接得報告，江灣正面的敵人的陣地，後撤約千餘公尺，同時並有大隊的敵人，分向楊樹浦及吳淞方面撤退，大家聽了這消息，都很高興，因為過去幾天，敵人集中兵力在市中心區一帶，企圖突破我江灣之線，自經我軍迎頭痛擊，敵人的夢想已經粉碎，現在不得不撤退，以圖他進，據一位高級軍官告訴我，現在滬方面的戰事，完全是陣地戰，我軍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敵人企圖突破我任何一點均屬夢想，砲聲又響了，我真爲日本國民的血汗憐惜。

許多戰利品

今天敵機雖然照常的活動，但沒有昨天那麼繁忙，閘北及江灣方面的前線，也頗沉寂。

午後看到很多戰利品是在十月廿七日晚間八時半，敵在我三江路以南的李家灣間地進犯，當經我軍迎頭予以痛擊，敵狼狽向李家宅方面潰退，遺屍多具，其中有一係敵第三師團第六聯隊第一中隊之上士川松與津次，並獲戰利品甚多，計有川上中隊長名章一件，山下小隊長名章一件，上士肩領章各一件，十一師團油印臘紙一張，品目實數表一份，通報一張，銀牌一塊，受領證及郵寄證各一張，宣傳品三張，通信紙一本，黑色手冊一本，支隊會報紀錄二張，第一中隊編成表一份，日洋二百二十八元，烏毛一包，家信一封。

在上述許多戰利品之中，宣傳品三張，都印着什麼『日本精神贊美之詩』，傳信紙一本，是記着命令和詳報等項，黑色手冊是敵軍曹川松與津次的日記，上面記着五月十六日登輪出發，十七日由吳淞登岸，後來先後調駐音樂學校，上海公墓，尤家巷，及李家宅等處，支隊會報紀錄兩張說是

軍隊中已發生傳染病，並指示士兵應如何防疫，及陣地應如何清潔等等，第一中隊編成表上，載明每中隊分三小隊，每小隊分六班，每班十三人，十四人，全中隊約計二百五十餘人，日洋二百二十八元已經賞給首功部隊，作為獎金。至於烏毛一包，則不知有何用處。

此外在川松與津次身上搜得的家書一封，是九月二十六日書明寄往「日本香川縣香川郡西京村鍛煉所」交給他的家屬的，但他不該不寫好了馬上就發出以致永遠不能遞到了，信是寫在「江灣桃園」包桃子的紙上，兩張薄薄的紙，中間印着紅色的桃子和「江灣桃園」等字樣，四週空白處都密密地寫滿了字，現在把信的內容譯在下面。

「自十六日上船之後，即如牛之入欄，絕無自由，登岸後，但聞槍砲之聲，日夜不絕，且時有炸彈飛來，上海天氣漸冷，惟蚊蠅仍多，此間既無蚊帳，又無法入沿，殊為痛苦，日來天時降雨，積水沒脛，更以時時準

備應戰，靴不離脚，夜不能眠，疲勞達於極點，此間民家絕無一人，十室之內，焚燬者達六七，軍中飯食發生困難，飲水尤感缺乏，現與華軍相距約七百米，但見村落之中，散兵壕蜿蜒不絕，敵軍行動隱約可見，柳生及其他友人登岸之後，絕未見面，同船來者戰死甚多，傷者尤夥，余之生命如何，則惟天神知之，別矣，珍重，切望善自保養子女，教育尤不可忽。

隨軍三月雜憶

王晉琦

想到那裡寫到那裡

江浙二省，是中國的精華，尤其是江南一區，是江浙二省最精銳的心臟，稠密的人口，豐裕的物產，在全中國占着首屈一指的地位。自八一三東戰場的戰事爆發之後，一直到如今，爲時還不到四個月，而江南一區，幾乎悉數化爲焦土，生靈塗炭，萬物遭劫，說來真是令人髮指！本人在此三數月的當中，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往返於飛機大砲轟炸之下，目擊錦繡河山，受人蹂躪。人道絕滅，野心畢露，傷心慘目的景像，實非身歷其境的，所能想像得到的。要我把經歷的情形，作一詳盡的報道，我覺得千頭萬緒，頗有不知從何下筆之苦，無已，祇可想到那裏便寫到那裏了！

當我歷盡艱苦回到這失掉靈魂的繁華孤島——上海之後，許多朋友們

便要問我爲什麼華軍自退出上海之後，節節退却，大有江河直瀉之勢？關於這個問題，的確值得我們的注意。我雖非一個軍事家，但我也很願意把我所得見聞，來告訴各位：

從閘北開火之後，一直到金山衛登陸之前，在這將近三個月的中間，華方的戰畧，是採取穩打穩紮，步步爲營，完全注意在消耗對方的力量上；當然；我們的武器和對方的相比，相差是太遠了，對方是出動了全國的精銳部隊，動用了大批的飛機，大砲，坦克車；各種精銳的武器，來威脅華軍，可是華方在前線作戰的部隊，忠勇的抗戰，打破了對方的速戰速決的迷夢。

當時日人從石洞口，和瀏河口一帶登陸之後，一時該處的形勢非常險惡，後經我方精銳部隊開到之後，纔堵塞了日人的前進，穩定了我軍的陣線，日人的戰畧，是突破一點，牽動華軍全體。我記得有一次日人在瀏行

方面向華軍陣線猛攻，當時駐守的部隊已死傷極重，殊有難於支持的形勢，駐守軍的長官，按級的報告到了在該方面指揮的羅總司令，這時大雨傾盆，時已子夜，羅總司令又患着病，他得了這個報告：他很震怒的躍起牀，冒着大雨到了某師的師部，親自指示了一番，師長便奉命出發到團部去指揮，團長到營部去指揮，這樣一級一級的官長，推進到前方去。於是士氣大振，經過了幾小時猛烈血戰，把陣地恢復了。而羅總司令的病說也奇怪，竟也霍然了。因為前線的將士，有這樣的抗戰精神，在這三個月的中間，消耗了對方不少的力量，所以我在前方，雖是物質生活比較的苦，但是精神很愉快，也是很安定的。

自從日軍在金山衛登陸之後，華方原有的線發生了動搖，而不得不另佈新陣線，當時日人更出動了大量的飛機來威脅華方部隊的行動，在各條交通線上晝夜不息的探察轟炸。我是十月四日曾一度回到上海，在十月八

日因爲接到這個消息，便邁返前方。在當夜的八時，我知某總司令部的周秘書，再有六位童子軍，坐着一輛汽車離開了上海，經過虹橋路，到虹橋飛機場的一段路上，華方隊伍已在忙碌的行動，同時前面的槍砲聲，至爲清晰。砲彈甚至在我們頭頂上飛越而過，我們是過慣了這種生活，也不覺得什麼，過了飛機場，便是滬青公路，我們在車廂裏向外遙望只見一顆顆特大的星球，忽明忽滅的懸掛在黑暗的天空中，坐在我旁邊的一位童子軍，連聲喊着「照明彈」，但我也看慣了的，照我們的估計，飛機離我們的距離還遠，所以我們祇要車夫把車燈關閉了，繼續前進。當我們將近青浦的時候，祇見城內的數處大火，火燄燭天，照耀如同白晝，青浦是我的故鄉，目觀這種浩劫，是多麼心痛呀！又看見城內的老百姓，倉皇中，向城外擠出來，我們停了車，問了一個老百姓，據他告訴我，這二三天來，在這城圍不到三四里的地方，投下了數百枚的炸彈，這天又投下了燃燒彈，

以致祝融施暴，城內所有熱鬧街市已成一片焦土，他們要逃難，我們要趕路，所以彼此也不能多談，我們的車子便轉入了青安公路。

青安公路是在東戰場戰事爆發之後才勉強完成的，路基本來不甚鞏固，路面不過是一些泥土和亂磚所鋪的，在這路未完工之前，已有不少車輛在那裏行駛，近來車輛行駛更多，尤其是最近幾天的大雨之後，路面更泥濘不堪，一條條的深痕，深如壕溝，所以車輛的行駛是很困難的。在沿途我們看見不少被炸的和受損的汽車，我們的汽車幸而發動力還強，車輪也高，所以勉強的開上前去，到了子夜，過了白鶴港，前面却有數十輛車子積壘在那裏。大家都不能開動了，忽然軋軋的飛機聲近來，接着便是轟轟幾聲，沿着公路從飛機上投了十餘枚的炸彈，幾塊碎片飛過了我們的汽車玻璃窗上，把玻璃完全擊毀了，我們在慌忙中，大家跳出了車廂，可是公路的兩旁，都是河溝，我們祇見其他車子裏的人，都是越河溝而跑到了田

裏去躲着，我們也是無奈，祇得跳下河溝。可是像我這樣一個不慣水性的人，一到水裏，便覺得一陣暈迷。我拚命的掙扎，渡過了河溝，跑到較遠的田間，伏在地下，大約有半小時的光景，飛機已遠去，我們一行在倉皇中各自奔走而散失了。在黑暗中彼此又一時找不到，於是高聲喊齊了。大家看看沒有散失一人，也沒有一人受傷，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這時候大家混身是泥水，半夜的天氣又冷，戰慄着，覺得進退不得，我是主張棄車而走的，所以我和三個童子軍沿着公路前進，郁秘書和另三個童子軍把車廂裏還有許多較重要的物件，都帶走了。在附近的一廟宇裏就攔了一下；同時另外派了一個人在那裏看管車子，我們一行四人，一路過去，又碰到幾次的飛機掃射，但是每次我們都安全的躲避了，因為路是這樣的爛，行走是極不方便的，走了三個多鐘點，才到了安亭。我們找到了一家住戶，正想烤火取暖的時候，忽然飛機光顧了。我們祇得把火立刻撲滅，在

那裏逗留了一下，到了天明，我們再走。可是天明之後，飛機更來得兇，後來我們四個人又因躲避飛機而走散了。我一個人想由小路而走，可是中途又迷路，被二位士兵發現了，他們見了我這樣的神氣，好像有些懷疑：要我跟了他去，後來經過解釋以後才沒有什麼問題發生。我便由他們的長官派了一位老百姓陪了我到目的地，這時已是下午一時。我換去了浸濕的衣服，洗去了滿身的泥漿，我不能再支持了，躺上床去，朋友們來安慰我，但實已無力與他們周旋呢！

躺着想起一切

我躺在牀上，我雖覺得疲乏極了，但混身的瘡痛，刺激着我，終使我不能安睡。我雖緊裹着我的被窩，但還是取不到一些暖氣，止不住我一陣一陣的顫抖。這次經驗中，更使我確切的認識了火線上忠勇抗戰的將士的堅苦卓絕的精神，也使我深深的明白了戰區內流離失所的難民轉輾溝壑的

痛苦。他們所遭遇的艱難，他們所備嘗到的痛苦，要千百倍於我這次所遭遇的。我更覺自慚，我更覺不能安睡。

一位折臂軍官

我憶起了在前方遇到一位受傷的軍官，他也是滿身拖泥帶水，使的草綠色的軍裝上，還染着一點點的鮮紅的血斑，在他的已折斷的左臂上，雖是已經用棉花紗布包紮着，但在這紗布上透露了一朵朵的血花，看了使人心酸。可是他的神色，一些也沒有流露着痛的樣子，他見了我，告訴我，在前線指揮的情形。他的左臂，是被一塊炸彈彈片所炸傷的。但他絲毫沒有爲了受傷而表示痛苦。他反怨着，爲什麼不把我炸得粉身碎骨？使他死的爽快些。像現在，却成了一個要國家增加負擔而無可用的殘廢軍人，這樣的回憶，不能不使我忘却一切痛苦，掙扎起牀，但精神恍惚，坐立不安，勉强的支持到了天黑畢竟是非到牀上去安息不可了。那裏知道這一夜，

便是在這裏的最後一次的睡眠了。

受彈炸的洗禮

在這一個多月的生活中，最給我以深刻的影像的便是飛機的騷擾。差不多沒有一天，也可說沒有一刻，停止了飛機的軋軋之聲。在我們的四周，不論大小城鎮，沒有一處是倖免的。在我們所住的地方最近的二個鎮市——外崗和方泰，雖是周圍不到一二里，可是受炸彈的洗禮，當不下數百次。斷垣殘壁，滿目瘡痍。我們在月光慘淡中，曾經幾度到那裏去弔望過。在那裏找不到一間完整的房屋，尋不見一個人影，整個的鎮市，成了一個瓦礫市場，祇有幾株老樹，還是孤立在鎮口。

嘉定完全炸了

離我們所住的地方，約有十餘里的嘉定城，我也常去，嘉定最初不過

在全城原是最熱鬧的西門的一條大街上，投了幾次炸彈，炸毀了幾十間民房。後來是愈來愈多了。西門大街上所有房屋，幾乎完全炸毀了。南門是沒有多少房子，可是也經過了幾十次的炸彈的洗濯。城內雖是最後遭遇轟炸的，但被毀的情形，也是一樣的慘酷。××師的後方副官處，曾暫設在西門外的一幢較大的民房裏，最初在他的鄰近是被炸了，祇有他的房屋沒有被炸，但終於不能倖免。在某次他的前壕的房屋，也是被三個炸彈解決了。

一個飛機笑料

當時我聽到這個消息，我以爲他雖壯胆，這時他終該另擇吉地了。可是那位副官長，却這樣的告訴我說：「他們有繼續不斷的轟炸的能力！我們也有百折不曲的支持精神。」我真是欽佩他這種精神，我們是萬幸，我們住的房屋是沒有炸彈光顧過，所以我們後來也自安心而胆壯了，不把飛機

當作一個怎樣可怕的東西了。

有時，我們還要把飛機當作我們一個笑料來解我們的寂寞。

和老百姓談談

可是，話得說回來，飛機畢竟是給我們一個很大的不利的。在白天，簡直使我們一些都不能行動。我們還是小心着，如果給牠發現了，那末，是它不管你是戰鬥員非戰鬥員，不管這個地方是與軍事有無關係，它便很不客氣的要行使它的權威，把你這個地方炸的一木不存，一瓦不全的。所以我們從上午八時吃了早飯開始，坐悶在屋內，一直到下午四五點鐘的時候，才得解警，我們吃了晚餐，（軍中生活是一日兩餐）才有到臨近各處去散散步，和老百姓談談。

一連串的反問

有一次，飛機上散下許多不通暢的中文的傳單，一個年紀較大的老百姓，拾到了一張，給我們看。傳單上這樣說：「日本是來幫助中國的人民解除他們的痛苦的」，因為他也是識得幾個字，他雖沒有充分的民族思想，但他很冷靜地答覆了這傳單上所說的話。說是日本既經要解除我們的痛苦，那末爲什麼把我們一無戰鬥能力的難民，都要炸死？把我們在軍事上毫無關係的房屋炸光？使我們無家可歸！無處謀生！

使我不能忘掉

他還告訴我們，有一次他們正在田裏工作的時候，飛機上便對準了他們搖着機關槍，而使他們中間幾個農婦受傷。他這些話，在我的腦海中，深刻着，沒有忘掉。在晚間，我們沒有大都市裏的電火，也沒有小鎮市上的洋油燈，我們祇可燃點一枝洋燭。可是這洋燭，也不許你大胆的點着。一聽到飛機聲，便立刻要熄滅，祇好在黑暗中去摸索。

漢報暢銷

蚌埠綽號南北，交通便利，文化水準，都在皖北各縣之上，地方報紙，僅有三家，專銷本埠及附近各縣鎮，大報行銷者向以滬埠報紙佔多數，此外北平，天津，南京各大報，在蚌都有相當的銷數，華北失利後，平津報紙，多已停刊，淞滬淪陷後，各大報或被迫停刊，或遷移出版，首都報紙，亦復如是，所以一星期來，蚌埠已沒有京滬的日報可看了，因是漢口的大報，在蚌暢銷起來，如掃蕩大公，在蚌都有相當的銷數，或武漢日報，亦有人正在承辦分銷，不過因交通遲滯的原故，漢報須四五日方可到達，但是慰情聊勝於無，寄到之後，不脛而走，由此可見本地市民關心抗戰的一斑。（十二月七日）

太倉縣的沉寂

我們是循着錫滬公路而西行，公路上是籠罩着沉寂的死氣。沒有一個人行走，間或迎面來了一輛汽車，車夫把車燈關了又開，開了又關。又擦一下喇叭，迎面來的車子，也是這樣的來了一套，這算是彼此打着招呼，一剎那間，便擦過了。大概走了一個多鐘點，到了太倉。在太倉，我們又停了一下。那裏一切都沉寂，除了汽車的喇叭聲，沒有一些其他聲音來夾雜進去。平日這時所最熱鬧的犬吠聲，現在完全聽不到了。斷垣敗壁，一種零亂而淒涼的景況，又陳現在我們的眼簾之前。

從瀏河口的兵艦上所放射過來的探照燈，像一條長長的白虹在碧空中走動。飛機上所投下的照明彈，像一顆流星在天空飄動。這樣便把我們的行程耽擱了。我們在太倉無意識的停留了二個多鐘點，到了子夜的十二時左右，我們等的不耐煩了，所以我們也顧不到這些問題了，我們繼續發燈前進。到了常熟，便轉入蘇常公路，沿途在黑暗中，看不到什麼，祇看見

飛機上所投下的照明彈，却沒有一刻是間斷的。到蘇州的時候，已是快天明了。

蘇州真是樂鄉

蘇州真是一個樂鄉，是一個名勝會集之區。在城內有七塔八藏，在近郊有青山秀水，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尤其我在小時候，便在那裏念書，有六七年之久，所以蘇州也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在未到蘇州之前，我便想去拜望我的故舊，重遊勝景，來調節我過去的孤單寂寞的生活，可是一切都給我以失望。

個個向那裏跑

從東戰場的戰事爆發之後，蘇州曾經一度熱鬧過，或許比了每年的春季，還要熱鬧。當時因為上海和上海近郊的居民，都向蘇州那裏跑，同時

。各旅館一時都告客滿，到了中午和薄暮的時候，各菜館也告了客滿。蘇州人雖是最膽小的，因為看見別的地方的人都到了那裏來避難，這壯了他們不少的膽氣。不過這一個黃金時代，真如曇花一現。自從十一月十一日之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這偌大的都市，也一天一天的趨於沉寂了。

在蘇州，雖是飛機是常來光顧，但是飛機祇在火車站上投彈。蘇州車站的建築，在京滬線上，除了上海站便要輸到蘇州站。蘇州站上有地道有天桥，有玻璃天棚，但是經不起幾次的轟炸，一切都破毀了。我在這裏，不得不對兩路局對於維持交通的，苦心表示一種敬意。在沿途我們所見到的轟炸情形，最厲害的便是火車站，在京滬滬杭二線的車站，不論大小，簡直無一倖免。飛機不來則已，來則一定要到車站上來光顧一下。可是在戰時的火車，關係是非常重大，除了軍事運輸上的需要之外，還有整千萬的難民，靠着火車輸送到安全的後方去。一方面行車時刻已是沒有一定

各部隊的留守處，也都是在那裏，所以人口是驟然增加，商業也非常熱鬧，所以在調度上是很要費事的。一方面路軌時刻要被炸燬，所以修理路軌的工作，也是非常繁重。

車站上的職員，雖是整天受着飛機轟炸的恐怖，他們還得要鎮定的守在這斷垣殘壁的破站屋內一刻不得離開，如果軍事機關要車輛的話，便立刻要調度供用；如果路軌發生障礙，便立刻要去修復。他們這種苦心維持交通的精神，不能不使我們表示十分欽佩！蘇州是一個大站，尤其是一個迫近火線的大站，所以在地位上是非常重要的，飛機也是不時光顧，後來在火車站上架設了幾尊高射砲，和高射機關槍，飛機的轟炸才好了許多，不過飛機既經來到蘇州，在車站上是非得投下幾枚炸彈不可的，所以自從架了高射砲之後，飛機雖不再如過去那樣低飛投彈，可是就在高射砲的射程之上的高度投彈，因之目標欠準，在車站的附近的房屋，便不時被其殃及

，而車站附近的居民，便逃避一空。

第一困難問題

當我們到了蘇州之後，蘇州的情形已是大不相同。馬路上雖還有不少的行人，可是都是忙忙碌碌的準備逃難。黃包車是利市百倍，汽車馬車也是往來如梭。大河小江之中，滿佈船隻，一般老百姓，都是扶老携幼，負箱的負箱，雇船的雇船，叫車的叫車，沿路的店家，已有十之七八關了門，門上都是貼上了一張方的紙，上面不是寫着「無貨應市」，便是寫着「夥友回鄉」所以一到蘇州，第一困難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在第一天，我們還是勉強的解決了，到了第二天，那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們走了幾里路，好容易給我們找到了幾家賣吃食的店家，我們也顧不及價格的高低，口味的如何？祇要是能充飢的東西，我們便糊亂買了些，這樣便一次更難一次，到了後來，簡直一些辦法都沒有了，我們才離開了蘇州。

空襲緊急警報

本來蘇州的防空設備比了上海還要好的多，在那裏，也有幾尊高射砲點綴着，也有幾枝高射機關槍點綴着，又有警報汽笛發着空襲警報，和緊急警報。在飛機進襲蘇州的上空時候，憲兵和警察，便到各街頭管制交通，同時蘇州沿路的公共防空壕，也比較的多，所以每次空襲，秩序都不零亂。可是在我到蘇州的前二天，已是不同了。警報差不多整天不解除，就是夜裏也有警報，在十一和十二的接連兩天，飛來十餘架飛機，在火車站和盤門一帶，投下了數百枚炸彈，炸燬了百餘間的民房，炸傷了平民數百人，也有炸死的。

電氣廠也被炸燬以致全城頓成黑暗世界，同時利用電氣的警報汽笛，也不能發警報了，雖是還有各處的警報鐘，但已不若汽笛的易引起人的注意。在十三和十四兩天，炸的比較好些，到了十五那天，更是大肆轟炸，

如城內外所有熱鬧的街市，觀前街護龍街，景德路，東西中市街，和石路等處，投下了不少的燃燒彈，把蘇州全境完全陷入火坑中，這秀麗的都市，在大火中毀了。

臨別崑山之前

我們在蘇州的時候，我們的同業高君，從崑山回來。他告訴我們在崑山的時候，所見飛機施暴的情形。在他沒有離開崑山之前，崑山的城內城外已炸得不成樣子，老百姓已逃亡一空，據高君對我們說：崑山被炸的慘酷的情形，比嘉定更要利害，尤其是在他臨別崑山的前一、二天中間，他在告訴我們這樣慘酷的情形之後，接着又告訴我們一件比較可以安慰的故事。他說：在最初崑山沒有一尊高射砲，或一架高射機關槍，所以飛機來空襲，大家祇能躲到地下室去，聽着他任意投彈施暴。

後來運來了幾架高射砲，在飛機來空襲的時候，便發着一種震動全城

而威武可喜的砰砰之聲，才使飛機不敢低飛了。大家在心理上，也好像有一種保障，不像過去這樣專向地下室跑，膽壯的更要去看看飛機和高射砲格鬥的情形，他便是膽壯的一個了。在安置高射砲不多幾天，便奏了大效。在某日的早晨，來了三架飛機；最初是飛得很高，在空中僅露着三個黑點。高射砲也是默不作聲，後來其中的一架突然由高直下，看他樣子，是準備向城內投彈的。於是威武的砰砰之聲，接連的發着，一剎那間，轟然一聲。

飛機着火爆炸

一架飛機着火爆炸，大家鼓掌歡呼，事後調查，其中二個飛機師是被炸斃了，還有一個却安然做了俘虜，當他受審的時候，因為審判的人，是很和氣的對着他，所以他是一些也沒有表露着畏懼的樣子，但他高聳着兩個肩膀，一雙手緊藏在口袋裏，流露了受不住的樣子，要求給他一件棉衣穿，他又問着什麼時候可以到南京去，一副可憐的樣子，使裏面的人，非

常不好意思，就先給一件棉背心。

當審問的人問他投彈有無目標，據他的答復是根據着在地下所放的信號，有時他們也自己發現了目標而投彈的，當然和軍事重要的地方警戒是非常嚴密的，放信號的人是沒有辦法混進去放信號的。同時在軍事重要的地方，防空設備也比較完備，飛機上是很難去找尋目標的。所以飛機上投下的炸彈，大都是集中在警戒不嚴密和沒有防空設備的地方，然使無辜的老百姓，受到很大的損失。

雨天的愉快事

我們在前方最歡喜的便是雨天。因為下了雨，飛機便少了，甚至沒有了。這樣，我們便可安心在室內工作，我們更可向外去活動。在鄉間，沒有磚石或砂鋪着的路，完全是些狹隘的羊腸小道。下了雨，便泥濘不堪。我們不能穿着皮鞋去走路，因為皮鞋踏上這種狹窄的泥漿鋪着的路，立刻

要你翻筋斗，祇可穿了一種長統的套鞋，或是農民所穿的釘鞋才行。所以我們爲了便於雨天向外活動起見，每人都穿着一雙套鞋，或釘鞋。雖是在路上還要遭遇着風吹雨打，但是這些困難，我們都可忍受，我們覺得這種困難，並沒有給我們以生命上的危險，所以我們在每次下雨的時候，便認爲良機不可失，到外邊去活動一下，來調劑我們單調的生活，當然。這是一樁很愉快的事情。

這樣的生活最初是覺得有些不慣。老實說一句，過慣都市生活的人，是一定受不住這樣簡陋的生活的，尤其像我們沒有愛過軍事訓練的人，這樣生活的驟然變轉，是不免處處感覺到困苦的，但是我們爲了負起自己的使命，也不得不忍受下去。後來也漸漸的慣了。

我們所住的房屋的主人，給予我們不少幫助，尤其我是一個本地人，言語中，沒有一些隔膜。所以他們對我，格外熱睦，這樣也不覺得什麼苦

，而很是安定的就攔了下來。那裏知道在我這次到了上海再回到前去的時候，遭遇了這次危險之後，正想休息幾天，繼續度着這樣的安全生活而已不可得了。

在十日的那天，空氣頓然緊張，我們再不能安居在此地了，我們大家急忙的整理着行裝，準備着這晚離開這裏。在我們臨行的時候，由上海一同回來而散落在半途的郁秘書和三位童子軍，也到了。我們早是有難同當的朋友了，所以一看見便格外親熱，緊握着手。郁秘書。把離我去之後的情形告訴我。他說：，在九日的天方拂曉，十餘架的飛機，便沿着這條公路大肆活動了。停身在公路上近百輛的汽車，完全被燬。

在公路近旁的一個白鶴港鎮上投下了三四百個炸彈，他們曾經避在一個破廟裏，炸彈就投在破廟的面前。破廟也就倒塌了。幸而他們是站在一株大樹的旁邊，沒有發生不幸。這時的情形，非常慘酷，鎮上還沒有離

開的難民一個個向各處亂跑，飛機上的無情的炸彈，落到了他們的頭上，便是肢體分離，血肉模糊。這樣而死的難民，却不計其數。

到了晚上他們才能趕路，飛機雖不再這樣大肆轟炸，但還是在頭頂上不斷旋轉。好在黑暗中，尤其是他們並不沿大路，而是另找了一條小路走的，所以沒有受到什麼危險。

到了蘇州河邊，河橋已為炸燬，便不能渡過。他們想盡方法，才找到一條民船。渡了河，且行且止，一直到那十六那天才回來。他們也是一樣的混身泥水，狼狽不堪。我是不能再和他們多談了，因為我們的車子快要開走，我便和他們一一握別，登上車子的時候，已是晚間八時許了。

戰地日記

無瑕編

有著作權 不準翻印

著 作 者 蕭 向 榮
 賈 聚 仁
 王 景 琦
發 行 者 之 初 書 店
代 售 各 大 書 局

實 價 二 角

1938

82

400021

0.20